

冯其庸 著

漱

石頭記

投鼠忌器室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慙湘雲醉眠芍藥裯 歎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石妹耻情歸泉所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弄小巧用借劒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廿一回 至七十回

內缺 六十四回
六十七回

青島出版社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庚辰秋月定本



I207.411-53
13

冯其庸著

懒

石

集

冯其庸

青岛出版社

I207.411-53
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漱石集 / 冯其庸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436-9743-0

I. ①漱… II. ①冯… III. ①《红楼梦》—版本—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8063 号

书 名 漱石集
著 者 冯其庸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高继民
特约编辑 贺中原
责任校对 任晓辉 赵 旭 孙熙春
封面设计 冯其庸 高海英
版式设计 陈耀华
装帧设计 姚伟延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10mm×1020mm)
印 张 31.25
插 页 16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743-0
定 价 70.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四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又無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碰了頭寶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家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有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崇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這怕什麼不和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唧的說因問道你又要增什麼閑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又無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碰了頭寶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家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有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崇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這怕什麼不和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唧的說因問道你又要增什麼閑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

庚辰本

己卯本

1. 庚辰、己卯兩本第十回是同一抄手

石頭記

第十一回 至二十四
脂硯齋九回評過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林黛玉捐館揚州城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己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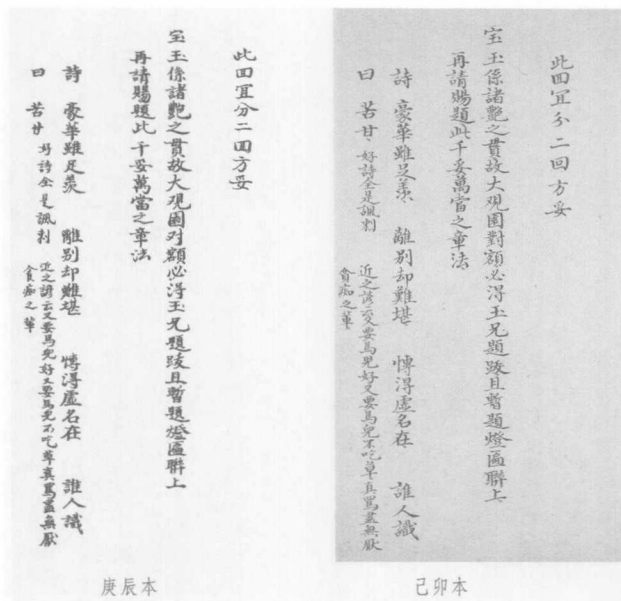
石頭記

第十一回 至二十四
脂硯齋九回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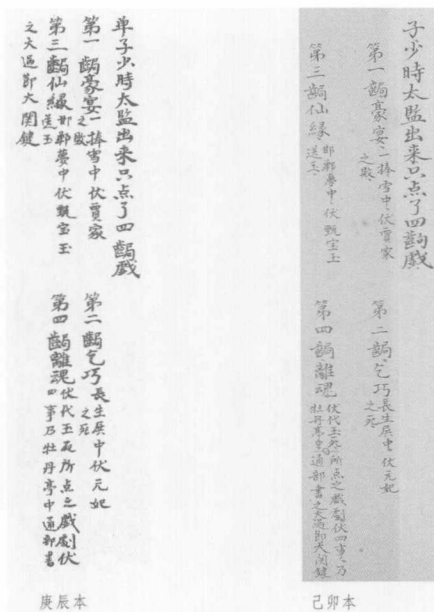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林黛玉捐館揚州城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庚辰本

2. 庚辰、己卯兩本第十一回至二十四總目是同一抄手



3. 庚辰、己卯兩本第十八回前整頁題記从行款到筆迹兩本完全相同



4. 庚辰、己卯兩本第十八回元春点戏“第四出离魂”下的批语，庚辰本抄错的原因从己卯本可以看出

小些的都鎖進戲房裏，照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回，想這里素日有個小書房名。
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找去望慰他一回。（他不過想說中寫出此意，代想）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窗前，開門房內有呻吟之韻。宝玉到了一瞧，散是美人，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一語不落）乃只顧胆子，破窓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若烟描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聲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消一腳踏進門去，將那兩個隔開了，科衣而觀，若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進。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同前）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雖不嫌，織到這白淨地，微亦有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躁腳道：「還不快

比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賺或飲的都拉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鎖進戲房裏，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回，想這里素日有個小書房名。
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找去望慰他一回。（他不過想說中寫出此意，代想）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窗前，開門房內有呻吟之韻。宝玉到了一瞧，散是美人，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一語不落）乃只顧胆子，破窓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若烟描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聲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消一腳踏進門去，將那兩個隔開了，科衣而觀，若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進。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同前）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雖不嫌，織到這白淨地，微亦有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躁腳道：「還不快

庚辰本

己卯本

5. 庚辰本第十九回第三面兩處空行與己卯本完全相同

得你，好歹也寫出來，說着也走在裏面，寫了李執道我們要着詩了，若着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稿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合取公道，理不虛。」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 蘆花 蘆花痕

次看宝釵的是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綢繆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珍重芳姿空有怨，（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風刺時事，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不為也。氣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自揚于寶釵，苦盆胭脂洗出秋嬌影，米雪招來人詩詞話，益得一個點稿。）自携手覓蘆花，（好極，而情在眼，幾凡人我，愁多馬露砌魂，不肯作一輕浮語，淡極始知花更艷，一馬不鳴山更幽也。）得玉無恨，（看他人風刺林，欲償白帝港，清潔，來是何奇，身分，不語，日）

己卯本

管賺了那潮地下，作什麼代玉也不理。寶玉道：「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說着也走在裏面，寫了李執道我們要着詩了，若着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稿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 蘆花 蘆花痕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綢繆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珍重芳姿空有怨，（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風刺時事，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不為也。氣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自揚于寶釵，苦盆胭脂洗出秋嬌影，米雪招來人詩詞話，益得一個點稿。）自携手覓蘆花，（好極，而情在眼，幾凡人我，愁多馬露砌魂，不肯作一輕浮語，淡極始知花更艷，一馬不鳴山更幽也。）

次看宝釵的是

庚辰本

6. 庚辰本第三十七回「咏白海棠」詩，「多情伴我咏黄昏」句下另添「次看宝釵的是」一句，字句和筆迹與己卯本是同一人所添

来的气既入了这园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勾引聚
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惹了坏
們去伏侍且同衆人二童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
奴把鳳鳴簪駕香菱三个人失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學着
叫這名字又叫錯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来引的
合園中人凡听見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起作踐了他他又說海
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溫都
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
就是這樣罢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橫切口仍舊漢名就喚玻
璃

庚辰本

錯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来引的合園中人
凡听見者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起作踐了他他又說海
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
名為溫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納可
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罢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物
只仍舊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兒擊鼓
平兒搽了一枝芍藥家約了来人備花為令熱鬧了一回一回說說家有
兩個女人送東西来探春和李纨尤氏三人出去看事所相見這里衆人
且出来散一散侃鳳鳴簪兩個去打鞦韆頑耍大家千金不合作戲
故弄玄虛及探春芳官

己卯本

7. 庚辰本第六十三回在“仍舊漢名就喚玻璃”句下是空行，与己卯本同

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還人來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此下緊接慧紫鵲忙忙玉

庚辰本

人來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 此下緊接慧紫鵲忙忙玉

己卯本

8. 己卯本第五十六回末的小字“此下紧接慧紫鵲忙忙玉”，是抄书人的提示，不是正文，庚辰本照抄

門客見打的不穩了，忙上前勸賈政那裏，青說道：「你們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未鮮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倒不勸不成？眾人：「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求衆人有人沒人忙，趕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把住板子，賈政道：「今日一定要氣死我，終要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是大暑日的，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在事，小廝說：「老爺太一時不自在，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你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

己卯本第33回避“祥”字讳

絕未全止。分店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觀。家烟巖而為步，悼別驢蒲而森行，五簪抑眼之貪，眼釋蓮心之味，苦求士約于桂岩，從妃通于蘭渚，弄玉吹笙，寒管學琴，敬微蒿蕞之妃，啟駟山之楚龜呈洛浦之靈龜，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舞，是誠匪驚焉。發輒手震城，更旌手去，同阮朗微而若通，復覺臺而條阻，幽舍兮烟雲空，淡兮露而虛靈，劍分星高，溪山麓兮年何心意之惻，若寤寐之相，余乃教隊帳，見泣涕傍人語兮，假歷天賴兮，貧富驚散而飛魚，嗟嘆以響，誌今是禱，成札兮，期在鳴呼，文哉尚。

庚辰本第78回避“祥”字讳

9. 庚辰本第七十八回末宝玉誦晴雯誄文末“成礼今期祥”的“祥”字，还保留着己卯本避“祥”字讳写作“𡵗”

門客見打的不穩了，忙上前勸賈政那裏，青說道：「你們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未鮮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倒不勸不成？眾人：「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求衆人有人沒人忙，趕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把住板子，賈政道：「今日一定要氣死我，終要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是大暑日的，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在事，小廝說：「老爺太一時不自在，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你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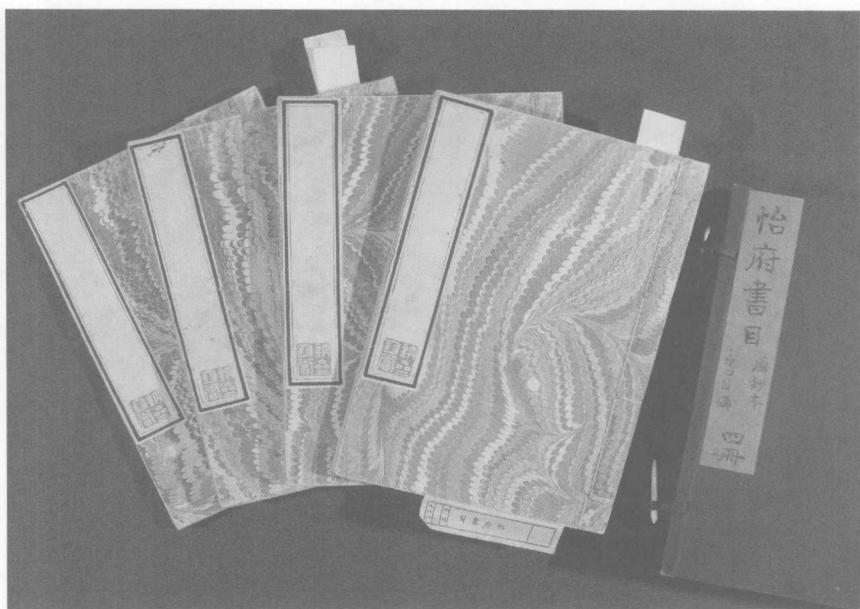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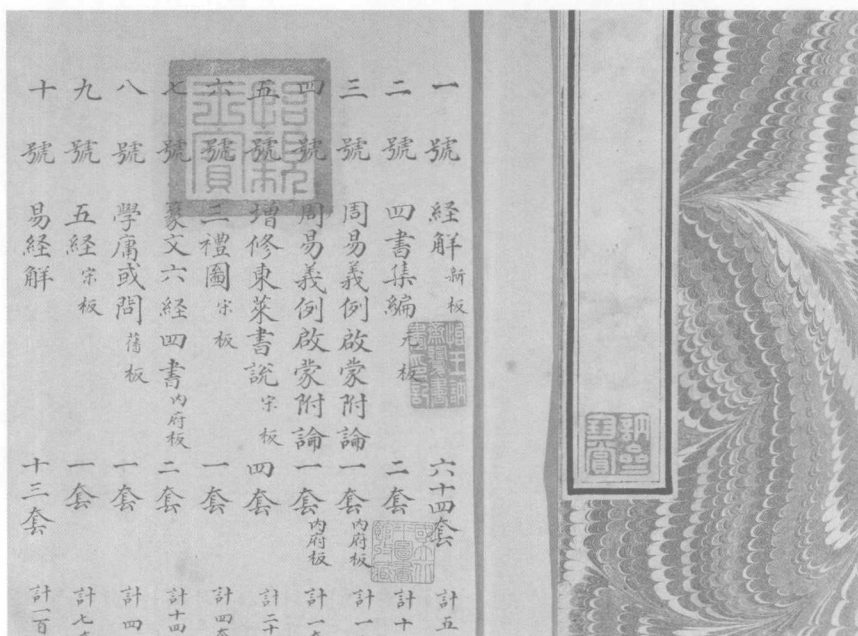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周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餞了眼，問道：「二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聲，如見其面，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天，

10. 己卯本上避“祥”字的讳

來說話的代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
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
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12. 怡亲王府藏书目书影（一）



13. 怡亲王府藏书目书影（二）

一千九百九十九號	九華日錄	一本
一千九百九十八號	敦信堂詩集	二本
一千九百九十七號	樊榭山房集	二本
一千九百九十六號	芝庭詩稿	二本
一千九百九十五號	石壁山房初稿	四本
一千九百九十四號	曉亭詩抄	四本
一千九百九十三號	乙未亭詩集	三本
一千九百九十二號	于役河干詩稿	一本
一千九百九十一號	白淞集	二本
一千九百九十號	五言妙悟集	一本
一千九百八十九號	錫穀堂詩	一本

15. 怡府书目上右起第六行避“晓”字的讳

百二十一號	佛幢禪師語錄	一本
百二十二號	五嶽禪師語錄	一本
百二十三號	弘覺禪師語錄	一本
百二十四號	決客疑	一本
百二十五號	山胥禪師語錄	一本
百二十六號	丹霞頌古 教子頌古	一本
百二十七號	歸心錄	一本
百二十八號	人天眼目	一本
百二十九號	蠡菴禪師語錄	一本
百三十號	廣孝禪師語錄	一本
百三十一號	廣孝語錄	一本

16. 怡府书目上右起第五行避“晓”字的讳

百二十四號	密竹禪師語錄	一本	計六本
百二十三號	碩揆禪師語錄	一本	
百二十三號	郭溪禪師語錄	一本	
百二十四號	禪門鍛鍊	一本	
百三十五號	漢景和尚語錄	一本	
百三十六號	正宗道影	一本	
百三十七號	世高則禪師漁陽語錄	一本	
百三十八號	孟蘭盆經疏考衡鈔	一本	
百三十九號	孟蘭盆經疏考衡鈔	一本	
百四十號	弘覺禪師語錄	一本	
百四十一號	藥師經智燈疏	二本	
百四十二號	明覺禪師語錄	三分	
百四十三號	尺木大師海天剎語	二本	計四本
百四十四號	大傳乾和尚語錄	一本	
百四十五號	五宗救	一本	
百四十六號	賢愚因緣經	一本	
百四十七號	龍谿語錄	一套	
百四十八號	界和量禪師語錄	一本	
百四十九號	法乳貫之理 弘覺 潮音地 崑崙 普陀列祖錄 五禪師語錄	七本	
百五十號	御選寶法精華	一套	
	計三本		

17. 怡府書目上左起第三、四、十二行避“弘”字讳

自序

——关于《石头记》脂本的研究

研究《红楼梦》，我是从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红楼梦》的乾隆抄本研究入手的。前者是为了了解作者，包括了解他的家庭，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时代以及了解他的朋友等等，所谓知人论世。后者是为了准确地把握他的作品，把后人增添、续补或改窜的文字与他的原作区别开来。大家知道，《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后四十回是后人续补已为大家熟知，而前八十回里，也有若干处当时未及完成，是属于别人补缀的，所以需要 we 仔细加以研究区别，以便对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作出评价时所依据的文字确是曹雪芹的原作，而不是别人的补笔。

在曹雪芹家世研究方面，我已出版了《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曹学叙论》等专书以及若干篇专题论文。在《红楼梦》的抄本研究方面，我的主要研究成果，除《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一书外，就是现在的这本书。

我对《红楼梦》乾隆抄本的研究，是从调查抄本的历史，精读原文，与别本排比文字，了解各本文字之间的差异并从中探索

其渊源等方面入手的。我最早研究的是己卯本。记得1974年12月底，历史博物馆资料室发现三回又两个半回抄本《红楼梦》，请吴恩裕同志鉴定，吴恩裕同志怀疑是己卯本《石头记》的散失部分，他偕同他夫人骆静兰同志前来看我，并希望我从抄本的书法来鉴定一下是否与己卯本的抄手的书法一样。1975年1月17日，我与吴恩裕同志同去北京图书馆查对己卯本，恩裕同志重点查对两本是否抄写笔迹相同，我因为历博抄本上“晓”字缺末笔避讳写作“暁”，所以就重点查“晓”字的避讳，结果收获十分丰富，很快就查到了实例，北图藏己卯本第三回第九页B面第六行第十一字“色如春晓之花”句的“晓”字，竟同样缺末笔作“暁”，第四回第三页B面第五行第十六字“谁晓这拐子”句内“晓”字也同样缺末笔作“暁”，这已足够证明历博藏残抄本确是己卯本的散出部分了，但更令人惊喜的是我又从第十七到十八回第二十三页A面第五行发现“祥”字缺末笔作“𡵚”。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发现。在此之前，我与恩裕同志一直认为此抄本可能是纪晓岚家的家藏本，因为有避“晓”字的讳，现在又发现了这个“祥”字的避讳，这不仅巩固了历博本完完全全是己卯本散失部分的判断，而且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本子是怡亲王允祥家里人抄的家藏本，估计可能是允祥的孙子、弘晓的儿子一辈抄的，所以避“祥”字和“晓”字两辈人的讳。过了两天，1月20日上午，我与恩裕同志再去北图查看己卯本，恩裕同志继续查阅原书，我则想查到可作证明的有关怡府的其他旁证资料。结果在目录卡中发现了《怡府书目》。这是一个乾隆时的原抄本，急借出来查阅，发现此书确是怡亲王故物，共四册，背脊上写元亨利正。“正”字原应写作“贞”，因避雍正原名“允祯”之讳，改写成“正”。封面签条空白未题，下端盖“讷全（斋）珍赏”阴文方章，里页盖“怡王讷斋览书画印记”阴文篆书长方章，上端盖“怡亲王

自序

宝”阳文篆书方章。按讷斋是怡亲王弘晓的斋名，则此书可定为弘晓时的抄本。细检这个本子，发现“玄”、“晓”、“弘”等字都缺末笔避讳，与己卯本及历博藏残抄本完全一样，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己卯本是怡府抄本的论断。当天，我们没有发现这个书目上的“祥”字避讳，但过了几天，吴恩裕同志单独去复查时，终于查出了《宝元天人祥异书》这个书名，其中的“祥”字，也同样缺笔避讳，这就使这个抄本是怡府原抄本的判断得到了更加切实的证明。

查出己卯本是怡府抄本，这是《红楼梦》抄本研究上的一个大突破，因为迄今为止，其他多种《红楼梦》的乾隆抄本，都还无法知道它们的来历，更无从得知其最初的抄主。然而其意义还并不止于此，大家知道，老怡亲王允祥与曹家有特殊关系，雍正二年，曹颀的请安折上，雍正朱批说：“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读此雍正朱批，可知怡亲王与曹颀的关系确非一般，那末这个怡府抄本《石头记》的底本，就不能排除有可能直接来自曹雪芹或曹颀。因为在乾隆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石头记》尚未风行于世，在己卯之前，也还只有一个甲戌本，所以它的底本除曹雪芹原稿外，外间过录本恐还很少甚至没有，所以己卯本的底本来源于曹雪芹或曹颀这个揣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我与吴恩裕同志合作，写成了《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发表在1975年3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

在己卯本研究之后，我接着又对庚辰本进行了研究，我研究庚辰本是用与己卯本对校的方法来进行的。对校的结果，使我发现了庚辰本与己卯本惊人的密切关系，两本相同的程度，竟可达百分之九十六七。即以脂批文字的相同来说，几乎是百分之百，其中只有个别的字抄错抄漏。因此当时我认为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己卯本的原貌，基本上保存在庚辰本里。我对庚辰本的研究成果，已写入《论庚辰本》一文，这里不再重复。我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红学界朋友的极大的认同，同时也有几位同志撰文进行论难，论难的主旨是说庚辰本不是直接过录己卯本而是间接过录，己卯本上朱笔旁改文字，并不是作者改文的过录，而是后人据庚辰本回改上去的。至于庚辰本与己卯本惊人相同之处，大家并无异议。我经过反复研究，觉得以上两点都是可取的，特别是第一点，我在《论庚辰本》原文里已经提出了“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的全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环节没有弄清楚。那末，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留待大家来解决罢”。现在有的同志认为庚辰本并不是直接据己卯本过录的，那末上述这种矛盾的存在也自然应该进一步深究了。至于第二点，那纯粹是我弄错了，我在《重论庚辰本》一文里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围绕着庚辰本的论难，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既补正了我的差误，又加深了对庚辰本的认识，特别是加深肯定了我所揭示出来的庚辰本与己卯本惊人相同之特点，肯定了庚辰本实际上保存了己卯本的全部款式和文字，而这个结论，恰恰是探索《石头记》早期抄本的历史渊源的至关重要的结论。

关于这部庚辰本，我曾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一、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它的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改定本，这时离开曹雪芹的去世只有两年了（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按公元是1763年2月12日）。截